

谭伯牛 著

近代史的 明媚 与深沉



牛饮·之二

牛饮之二

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

谭伯牛 /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 / 谭伯牛著. — 太原 :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203-09635-1

I. ①近… II. ①谭…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文集 IV. ①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1929号

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

著 者: 谭伯牛

责任编辑: 柳承旭

选题策划: 北京汉唐阳光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10-62142290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63.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50千字

印 数: 1-10000册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9635-1

定 价: 4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 录

辑一

县官地震口述实录	002
乾隆三年的抗灾	008
作为政争武器的地震	014
良法与莠政	017
响应民意的太后改嫁	020
爱新觉罗·福临的邀请函	023
流星与彩虹	026
不向中国人磕头（Kow-tow）	029
亲手杀人的皇帝	033
太平无事	036
爱新觉罗八世	039
且乐道人与地行仙	043
皇帝策划的“被捐款”	047
无解	051

辑二

不知避讳方为真	056
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	059
饿死宰相	061
“主圣臣直”	064
甘井胡同的神仙	067
时代的影子	070
黄十二代小琦	076
政变要不要穷治党援	084
海翁轶事	089

辑三

军机处里偷金印	096
油油倒翻	099
栗大王的恩太太	101
在脸上打草稿	104
龚氏翰林体	107

好官胡为之	109
吃梦	111
左宗棠的“美容”事故	114
做官就是为了赚钱	117
虎禅师的荒唐事	120
圣人制礼 女人受罪	123
狂人周沐润	126
不常到署秦树声	129
畸人吴嘉善	132
侗愿而坚邹汉勋	135
小庙拿神陆秉枢	138
新城二陈	140
坏人皆有名字	145
可比古人黄天霸	151
伤心的熊二	153
无良文人	159

圆明园外的李老板	162
低调的太监	166

辑四

谁跟皇帝抢骨头	174
肃顺的淫筹	177
共妻的传言	183
近代的天宦	186
悔翁的家难	191
郭嵩焘离婚未遂案	194
六云轶事	200
欠打的王闾运	206
诗不要乱写	209
状元若兰	213
戴女士的潇湘梦	219
虚构的柳如是楼	225

辑五

孙文的逃亡	232
唾面自干的老同志	235
可怜谢道韞	237
秋闺瑾与吕碧城同榻	242
抽总理耳光的女杰	245
单方面宣布结婚的恶果	248
汪兆铭的明媚与深沉	251
多活了一百零五天	262
格萨尔·关?	265

县官地震口述实录

吾，姓任，名塾，表字克家，号鹤峰，江南省怀宁（在今安徽省）人氏，是明朝出生的人，康熙六年中了进士，做的是清朝的官。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时代，对此，吾亦何说？有说的是，吾是个小人物，进退无关大局，人生首要任务是一己之立，一家之赡。改朝换代，殉节的殉节，加官的加官，是皆与吾无干也。当然，这话就私下说说，姑妄听之。不过，自幼立志做一个忠臣孝子，不论在哪个朝代，这也是吾辈的心声。乙酉年（1645），“我大清”兵威临于江南，吾父当时参加了抵抗组织，兵败被捉，性命堪虞，其时吾虽年幼，却孤身走入军营，“请以身代”，军官为之感动，将吾父放归（光绪《安徽通志》卷二三五）。吾在地方任职多年，生性“廉介”，爱民如子，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以此，官运不怎么样，官声却甚好，身后入祀名宦祠（雍正《畿辅通志》卷六九）。这是组织对吾的肯定，也是舆论对吾的嘉奖。如果有来生，吾仍愿做一个县官，惟有一个祈求，那就是别再地震。

据后世专家定名，吾在直隶三河县（在今河北省）任

上遇到的那次地震，学名为“1679年三河－平谷八级地震”。1679年，即康熙十八年，这年七月二十八日上午十点多钟，吾正在县衙西偏房午休，突然被人推醒，睁眼一看，门关着，室内并无他人，正纳闷儿，从地底传来隆隆炮声，地面也有声音，听上去像极了“数十万大军飒沓而至”——吾少年见过兵戈，知道数十万大军是个什么概念。更纳闷了，怎么回事啊？直到看见窗框在诡异地“上下簸荡”，吾明白了，这是地震，赶紧跑。从床到门，平时就几步路，这回吾却跌了几跤。平地起波澜，大概就是这个情景。糟糕的是，刚跑到门内的屏风，“砉然一声”，房塌了，吾被埋了。

幸好屏风盖在身上，分担了栋梁砖瓦的压力，吾没有当场殒命。事后调查灾情，发现地震来时，处身于“床几之下，门户之侧”的人，大抵幸免。稍稍检讨一下局势，除了牙齿腰肱受伤，尚无大碍，于是，吾开始呼救。叫了很久，没人答应，吾想，不能再叫了，要保存体力，于是，吾尽力伸出一只手指，不时摆动，盼能被人见到。果然，吾儿看到了，立即带人“徙木畚土”，花了一顿饭的功夫，将吾挖出。吾重回人间，来不及庆幸，举目一望，却又不似人间——“远近荡然，了无障碍，茫茫混混，如草昧开辟之初”——也来不及感慨。一婢奔来，说吾妻埋在某处，赶紧带人去挖，掘出，一探，业已气绝。也来不及伤悲，只听得人声乱呼，有人大喊“地且沉”，有人大

喊“地火出”，幸存者纷纷“登山缘木”，乱作一团。吾还算镇定，命人各处去看，方知所谓地沉，实是地裂，裂处有黑水带着细沙涌泛而出，其势尚不足淹没陆地；所谓地火，不过是人家厨房的灶火，震后未熄，从下延烧而已。

地沉、地火既是虚惊，吾该想下一步做什么。吾是县官，得看看全县灾情如何。往外一走，吾傻眼了，标志性建筑全倒了，道路全非，只能走到哪，看到哪，没个准向。一路上，触目惊心的是“劫棺槨、夺米粮”的恶状，吾现在没空也没能力管这些，回头再找这帮刁人算账。更令吾伤心的则是“土砾成邱，尸骸枕藉，覆垣欹户之下，号哭呻吟，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全县房屋几乎全倒了，粗粗一数，留下不过五十间，奇怪的是，建筑物之倒与不倒，与吾素常的观念有冲突，譬如，一般土木结构的倒了，正常；在十分坚固的“铁塔石桥亦同粉碎”的情况下，留下来的房屋看上去与一般建筑亦无大不同，不正常。吾想不清这个道理，亦无暇去想。

接下来，吾当务之急，先要葬了亡妻，再仔细清点伤亡人数，分别核定受灾程度，向省里汇报，希望能为无辜县人争取合适（不敢说更多）的赈款与税惠。

现在是非常时期，兼之天气酷热，再也顾不得通常仪节，赶紧将亡妻葬了。吾命人找来裁缝，欲做寿衣，他却没有刀尺；找来木匠，欲做棺材，他却没有斧锥。不得已，只能裹上一条草席，“蒿埋”了事。

八月初一日，即地震发生后第三天，钦差来县，宣读圣旨，谓过几天派一个副部级干部下来，勘灾赈民。初六日，财政部（即户部）萨穆哈副部长来县，看了一转，先对受灾最重的南城穷民进行救济，共计 529 户，每户发给十两银子。十六日，又来了财政部的沙世司长，对全县 941 户穷民进行“散赈”，仍是每户十两银子。十八日，又有圣谕，命将本县因灾死亡人数向中央核报。接下来半个月，吾便忙于整理这个数字，最终查明：共计死亡 2474 人，另有不知姓名死者，计 203 人。九月十五日，颁下圣旨，谓，每位死者家属发给二两五钱丧葬费（“棺殓银”）。但是，旗人（按谓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之人）不照这个标准，另行请旨发给——必较汉人丰厚。未成丁之幼孩死者，不予发给；未知姓名死者，亦不予发给。这两类人，俱由县里派人“料理”，集中掩葬。此外，经本省巡抚查明各地受灾程度，本县被列为“重灾地方”，今年的应纳税款（“地丁钱粮”）全部豁免。次等受灾地方，如香河、武清，免除十分之三；再次，如蓟县、固安，则免十分之二。这真是“皇恩浩荡，如海如天”。

今谓“皇恩浩荡”，尚非套话。事后吾看文件，乃知地震当日，大皇帝即下诏“罪己”，说“地震之变，谴告非常”，是由于“朕躬不德，敷治未均，用人行政，多未允符”，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警”。当然，天变地震，所“谴告”的绝非皇帝一个人，“内外臣工”同样有

罪。他们“或罔上行私，或贪纵无忌，或因循推诿，或恣肆虐民”，“大臣不法，小臣不廉”，遂致“是非颠倒，措置乖方”，终于“上干天和，招兹灾眚”。也就是说，从皇帝到臣子，在地震面前，都是一干“罪人”，若不“洗心涤虑，痛除积习”，则不单眼前的灾难是个问题，更大的惩罚还在后面。因此，全国三品以上高级官员俱应针对当前政治、经济、社会各类问题，于“应行应革事宜”，“明白条奏，直言无隐”，以求尽心人事，挽回天命。吾等小臣敬聆圣谕，不觉流下感动的涕泪。

当然，“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不过是吾国的陈言，并非今上的创举。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作过这个“秀”，有时可获一时的效果，有时竟连暂时的改善都不可得。再者，吾等七品小官，对于改善政治并无发言权，以此，关心的事仍在于赈灾善后的力度与实效。据说，地震次日，户、工二部提出赈灾建议，谓，凡因地震倒塌的房屋，由政府拨付重建费，旗人每间四两，汉人每间二两；因灾死亡人员，则由政府拨付丧葬费，每人二两。皇帝说，“所议尚少”，然而，发多少方是“不少”？也不好定。着户部派员先赴灾区，从皇帝的私房钱（“内帑”）中拿出十万两，根据受灾情况，“酌情给发”，不够的话，回头再取（《圣祖实录》卷八二）。

按，此次地震全省死亡人口约为三万余人，计丧葬费，在六万两以上；倒塌房屋约在四万间以上，计重建

费，应在十数万两以上。此外，安葬无名死者，修复公共建筑，豁免灾区税费，数额亦不小（受灾数据来自《中国地震目录》第二集）。通计清廷为此次震灾前后拿出的银子，当在六十万两左右，而直隶一省年均财政收入不过一百余万两，其时，在西部与南方，仍有战事，军费开支浩大；因此，在内忧外困、物力维艰的清初，这次赈灾可算是大手笔。故曰，仅仅向钱看的话，“皇恩浩荡”决非一句套话。

乾隆三年的抗灾^[1]

吾人知道，震灾发生后，先应救援，然后防疫，续行赈灾安置，最后开展重建。清代应对震灾，次序亦如是。只是，彼时交通不便、科技落后，见效不能如今日之速且著。然而，考察清代史料，与钱钢撰《唐山大地震》对勘，可知昔时救灾虽有局限，只要上下一体，尽心尽力，所获成效未必不如后世，甚且过之。精诚足以格天，勤廉能够转运，事在人为，这倒不是唯心之论。今略述乾隆三年（1739）宁夏府（今银川市）震灾之赈济与重建，以见一斑。

此次地震学名为 1739 年银川—平罗八级地震，烈度超过 10 度，其破坏力在迄今为止有记载的中国地震中排名第二。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里八点，地震发生，波及数省。因灾死亡人数，据乾隆《宁夏府志》载，超过五万人；据当时奏销报告，则是 38857 人。两个数字有出入，原因在于前者将甘肃以外的遇难者及震后多年发现的

[1] 按此文据《高宗实录》、乾隆《宁夏府志》、刘源整理清官档案及赵令志撰《乾隆三年宁夏府地震考》写成，文内不再一一注明。

失踪者皆加以统计，后者仅统计国家发放了抚恤金的人数。物质损失方面，震区共倒塌房屋 342878 间，又因震后之水、火、冻灾，百姓财产大受损失，几可说荡然无存。

随地震而来的水、火、疾疫，今日称为次生灾害，若处置不当，次生灾害造成损失甚至超过震灾。当时是冬季，居民生火取暖，一俟震灾发生，倘未及时控制火势，则次生灾害接踵而至。如同当时其他重要城市，宁夏府内亦分设满城与汉城，满城是八旗军队的军事基地，汉城是汉、回诸族百姓聚居之地。当地震发生，满城军队立即在驻防将军命令下组织起来抗灾，首要任务便是扑灭因震灾引发的火灾，因此，除了不幸“压毙”，鲜有死于火灾者。汉城则不然，民众陡遇地震，惊慌失措，无人组织，故“焚死甚众”。其后，不论满、汉，因无地蔽身死于冰天雪地者，亦为数不少。

清高宗在十二月初九日接到宁夏将军阿鲁提交的灾情报告。算一算，距地震发生已经十四日，以今人视之，似太迟缓。但是，当时以最快速度从北京到银川——即所谓六百里加急公文的传递速度——即须十三日，由此可知，第一份报告的撰写日期就在遇灾次日，堪称神速。然而，神速也有不好的地方。因为报信太快，来不及综计各地伤亡损失的数据，反而削弱了报告对读者的震撼力。故此，高宗阅毕，仅批：“知道了”；并谕户部按例赈灾而已。过了四天，阿鲁第二份详细报告到了北京，这才令高宗感